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志卷七十八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七十八

史部

通志卷七十八上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京室傳第一上


前漢

荆王賈 燕王澤 吳王濞 楚元王交

戊彊

辟德

向歆

高六王

齊悼惠王肥

城陽王章
王興居

魏勃
濟北

趙隱王如意

趙

幽王友

趙共王恢

燕靈王建

淮南厲王長

淮南王安

衡山

王賜

濟北王勃

荆王劉賈高帝從父兄也不知其所起漢元年還定三

秦賈為將軍定塞地從東擊項籍漢王敗成臯北度河

得張耳韓信軍軍修武深溝高壘使賈將二萬人騎數

百擊楚度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

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之賈輒避不肯與戰而與彭越

相保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賈南度淮圍壽春還至使
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佐賈舉九江迎英布
兵皆會陔下誅項籍漢王因使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
綰西南擊臨江王共尉尉死以臨江為南郡漢六年春
會諸侯於陳廢楚王信囚之分其地為二國當是時也
高祖子弱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填天下乃下詔
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羣臣皆曰立
劉賈為荆王王淮東五十二城高祖弟交為楚王王淮

西三十六城因立子肥為齊王始王昆弟劉氏也立六年而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賈與戰弗勝走富陵為布軍所殺高祖自擊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為吳王王故荆地

燕王劉澤高祖從祖昆弟也高祖三年澤為郎中十一年以將軍擊陳豨將王黃封為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生楚漢春秋云字子春游乏資以畫奸澤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日

弗與矣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
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修具
張卿往見田生盛帷張共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酣迺
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高帝一切功
臣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功至大又有親戚
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為呂王
王代呂后又重發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
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以王萬戶侯亦

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
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
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張卿千金張卿以其半與田
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
陵侯澤諸劉長為大將軍獨此尚缺望今卿言太后裂
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之
又太后女弟呂須女亦為營陵侯妻故遂立營陵侯澤
為琅邪王琅邪王與田生之國田生勸王急行毋留出

關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即還澤王琅邪二年而太后崩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諸劉孤弱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欲誅諸呂至梁聞漢遣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為天子是為孝文帝文帝元年乃徙澤為燕王而復以琅邪歸齊澤王燕二年薨諡曰敬王子康王嘉嗣九年薨子定國嗣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

如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國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劾捕格殺郢人滅口至元朔中郢人昆仲復上書具言定國事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道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立四十二年國除哀帝時繼絕世乃封敬王澤元孫之孫無終公士歸生為營陵侯更始中為兵所殺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為代王匈奴攻代仲不能堅守棄國間行走雒陽自歸天子不忍致法廢

為合陽侯子濞封為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將往誅之濞
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荆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
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填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
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
有反相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
亂豈汝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
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
章郡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為鹽

以故無賦國用饒足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
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
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吳吳王
愠曰天下一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
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
其以子故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
所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
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疾及覺見責急愈益閉

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更始於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他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頌頌猶公也頌讀

曰容共禁不與如此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鼂錯為

太子家令得幸皇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之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王日益橫及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

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迺益驕恣公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恒山郡

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
吳王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
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於是乃使中大夫應
高口說膠西王曰吳王不肖有夙夜之憂不敢自外使
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
臣聽信讒賊變更律令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
日以益甚語有之曰牯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
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

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脅肩綦足獨懼不見釋竊聞
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止
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
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與大王
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於天下意亦可乎膠西
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
不事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營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
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

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以起也吳王內以鼂
錯為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所向者降所指者下
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
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幸
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歸報
吳王猶恐其不果迺身自為使者至膠西面約之膠西
羣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為漢什二為叛逆以
憂太后非計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

爭患迺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
諾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
至則吳王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菑川
濟南楚趙亦皆反發兵西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
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
為渠率與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陰使匈奴
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
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

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兵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
閩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前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
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
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
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以漢有賊臣錯無功天下
侵奪諸侯之地使吏劾繫訊治以侵辱之為故不以諸
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人誑亂天
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

聞教敵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洗沐

十餘年怨入骨髓欲壹有所出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
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
社稷所願也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用積金錢修兵革
聚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為此願諸王勉之
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
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皆為
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
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

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他封賜皆倍軍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迺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爰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初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言故吳相爰盎召入見上問以吳楚之計盎對曰吳楚相

遺書曰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上從其議遂斬錯語具在盜傳以盜為太常奉宗廟使吳王吳王弟子德侯為宗正輔親戚使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拜受詔吳王聞盜來亦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盜而留軍中欲劫使將盜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盜得夜亡走梁遂歸報條

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
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
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雒陽問故父絳侯
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
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
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
塞吳饒道使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
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絕吳饒道

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竒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竒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他利害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

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吳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推鋒可耳安知大慮王於是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其兵未渡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行間候司馬獨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

者以罪斬令遂召兄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
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乃
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
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
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癰發
背死二月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蓋聞
為善者天報以福為非者天報以殃高皇帝親垂功德
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

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
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吳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
命罪人亂天下幣稱疾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
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
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
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
萬民伐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壘甚為暴虐而卬等
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

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愬條侯於上上使告條侯救梁又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壁不肯戰

吳糧絕卒饑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不得入吳大敗士卒多饑死叛散於是吳王迺與其戲下壯士千人夜亡去度淮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使人鏃殺吳王盛其頭馳傳以聞吳王太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

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席橐飲水謝太后王太子
德曰漢兵還臣觀之以罷可襲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
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不聽漢
將弓高侯顏當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
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
壁謁曰臣叩奉法不謹驚駭百姓迺苦將軍遠道至于
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
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郟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

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卬等以為不義恐其
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謹已
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為不義何不以聞及未有詔
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
詔書為王讀之曰王其自圖之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
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伏誅酈將
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不誅初
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三月皆破滅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次仲伯蚤卒高祖既為沛公景駒自立為楚王高祖使仲與審食其留侍太上皇交與蕭曹等俱從高祖見景駒遇項梁共立楚懷王因西攻南陽入武關與秦戰於藍田至霸上封交為文信君從入蜀漢還定三秦誅項籍即帝位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臥內傳言語諸內事隱謀而上

從父兄劉賈數別將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為二
國立賈為荆王交為楚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
先有功也後封次兄仲為代王長子肥為齊王初高祖
微時常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嫂厭叔與客來
陽為羹盡轅釜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有羹繇是怨嫂
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得侯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
某非敢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七年十月封其子信
為羹頡音憂侯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

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
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
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
王詩世或有之高后時以元王子郢客為宗正封上邳
侯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文帝乃以宗正
上邳侯郢客嗣是為夷王申公為博士失官隨郢客歸復
以為中大夫立四年薨子戊嗣文帝尊寵元王子生爵
比皇子景帝即位以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子禮為平

陸侯富為休侯歲為沈

音審

猶侯執為宛胸侯

執古

調為

棘樂侯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啻酒元王每置酒

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亡設焉穆生退曰

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

稱疾臥申公白生彊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

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

動之微吉凶之先見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

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

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

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削東海薛郡乃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臼碓舂於市休侯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休侯懼與母太夫人奔京師二十一年春景帝之三年也削書到遂應吳王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遂殺尚夷吾起兵會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

饑吳王走戍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景帝乃立宗
正平陸侯禮為楚王奉元王後是為文王三年薨子安
王道嗣二十二年薨子襄王注嗣十四年薨子節王純
嗣十六年薨子延壽嗣宣帝即位延壽以為廣陵王胥
武帝子天下有變必得立陰欲附倚輔助之故為其後
母弟趙何齊取廣陵王女為妻與何齊謀曰我與廣陵
王相結天下不安發兵助之使廣陵王立何齊尚公主
列侯可得也因使何齊奉書遺廣陵曰願長耳目後

人有天下何齊父長年上書告之事下有司考驗辭服
延壽自殺立二十二年國除初休侯富既奔京師而王
戊反富等皆坐免侯削屬籍後聞其數諫戊乃更封為
紅侯太夫人與竇太后有親懲山東之寇求留京師詔
許之富子辟彊等四人共養仕於朝太夫人薨賜塋葬
靈戶富傳國至曾孫無子絕辟彊字少卿亦好讀詩能
屬文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清靜
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即位或說大將軍霍光

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反諸呂道如是則可以免患光然之迺擇宗室可用者辟彊子德待詔丞相府年三十餘欲用之或言父見在亦先帝之所寵也遂拜辟彊為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已八十矣徙為宗正數月卒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有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昭帝

初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父為宗正徙大鴻臚丞遷
太中大夫後復為宗正雜案上官氏蓋主事德常持老
子知足之計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
盛滿也蓋長公主孫譚遮德自言德數責以公主起居
無狀侍御史以為光望不受女承指劾德誹謗詔獄免
為庶人屏居山田光聞而恨之復白召德守青州刺史
歲餘復為宗正與立宣帝以定策賜爵關內侯地節中
以親親行謹厚封為陽城侯子安民為郎中右曹宗家

以德得官宿衛者二十餘人德寬厚好施生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食飲曰富民之怨也立十一年子向坐鑄偽黃金當伏法德上書訟罪會薨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諡置嗣制曰賜諡繆侯為置嗣傳至孫慶忌復為宗正太常薨子岑嗣為諸曹中郎將列校尉至太常薨傳子至王莽敗乃絕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為輦郎既冠以儒行修飭擢為諫大夫是時宣帝循

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
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興
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書言神僊
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
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為
竒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
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偽黃金繫當死更生兄
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竒其材得

踰冬減死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
經於石渠復拜為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
中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為前將軍少傅周堪為諸
吏光祿大夫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
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
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
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
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為許史及

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語在望之傳
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
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皆為
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
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竊聞故前將
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今
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為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
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

太盛也不為三獨夫動亦已明矣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為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為名臣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貫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為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為太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常有詔問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

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為庶人宣
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
若乃羣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
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
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
動殆為恭等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
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
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

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
生前為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
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幸不伏
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
更生坐免為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寃前事恭
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
為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
顯憚之數譖毀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

傾危乃上封事諫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
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
不言念忠臣雖在剛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
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
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
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
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
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還衆賢

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
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
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
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
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
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
飴我釐麩釐麩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
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

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螫螫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

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
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憊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
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
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
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
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
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
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

甲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
地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
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鴟退飛多麋有蜮蜚鸚鵒
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水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
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靄霆失序相乘水旱饑
螻螽螟蠡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
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
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

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羣朋

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
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
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
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
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
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
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
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

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麇麇見睍聿消與易同義

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
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
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
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季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
皇賢季孟季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
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
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
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

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

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
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
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
與賢臣並在交戰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
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
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
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
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

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
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
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
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
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自至太平之基萬世之
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
推春秋災異以効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
重封昧死上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堪

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青無光
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
之寔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
上欲以為助乃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邪興
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
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
肉以為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上曰
然此何罪而誅今宜奈何興曰臣愚以為可賜爵關內

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
之得者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尉諸葛豐亦言堪猛短
上因發怒免豐語在其傳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
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効其左遷堪為河東太
守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
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召諸前言曰變在堪猛者責問皆
稽首謝乃因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傅朕
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悃愾信

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卒不克明往者衆臣見異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晻昧說天託咎此人朕不得已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大變仍臻衆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于俗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

衰歲暮恐不得自信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其徵堪詣
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
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
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
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摘要救危
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已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
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
卿召拜為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

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兄弟七人皆封為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為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

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
向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
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
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徒一姓也
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
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
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
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

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効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

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
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
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
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
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
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
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
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

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
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
不識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
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
而反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
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
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
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

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
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
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
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
及秦惠文武昭莊襄五王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藏咸盡
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
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游
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

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
獯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
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
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
失火燒其藏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
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
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
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

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
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
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
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
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
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
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
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

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千萬數臣甚懼焉以死者
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
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
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
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
君競為奢侈比方丘壠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
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
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

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
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
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
言而不能從其計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
踰禮制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
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
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
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

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
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寢甚向雅竒陳湯智謀
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
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紮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
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
言孰當言者向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
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
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

崔衛有孫寧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政終後田氏
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寧殖出其君衍
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
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
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
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
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
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

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閭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

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
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
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
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
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
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
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
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

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函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阜隸

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
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
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
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
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
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
社稷所以褻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
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

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為中壘校尉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惡此異懷不能已復上奏其辭曰臣聞

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教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
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也聖帝明
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
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
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
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
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
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

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
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
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
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
矢夜光熒惑襲月夔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
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
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
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

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
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
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
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
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
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
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嚮世
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有寬明之德冀銷

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猥猥數奸死亡
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
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
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俾來以
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
清燕之間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名
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
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

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卿輒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名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為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講六藝

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復為中壘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為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為七畧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畧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

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過絕於人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畧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問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

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各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畧定

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秦誓後

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

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疾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

不衰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續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樂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核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

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
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
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
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
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
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妒道
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
取也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

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為
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
欲廣道術亦何以為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為衆
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為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
河徙守五原後復轉在涿郡歷三郡守數年以病免官
起家復為安定屬國都尉會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
歆俱為黃門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為右曹太中大
夫遷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

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歷譜初歌以建平

元年改名秀字穎叔

河圖赤伏符云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為

主故改名冀以應之也

及王莽篡位歌為國師後事皆在莽傳

高六王

高皇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肥薄

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趙隱王如意趙姬生淮南厲王

長諸姬生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燕靈王建淮南厲王長

自有傳

高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高祖六年立為齊王食七十餘城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太后怒乃令人酌兩卮鳩酒置前令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為壽太后恐自起反卮齊王怪之因不敢飲陽醉去問知其鳩乃憂自以為不得脫長安內史士曰太后獨有帝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乃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無

憂矣於是齊王獻城陽郡以尊公主為王太后呂太后
喜而許之迺置酒齊邸樂飲遣王歸國後十三年薨子
襄嗣悼惠王子前後凡九人為王太子襄為齊哀王次
子章為城陽景王興居為濟北王將閭為齊王志為濟
北王辟光為濟南王賢為菑川王卬為膠西王雄渠為
膠東王齊哀王襄孝惠六年嗣立明年惠帝崩呂太后
稱制元年以其兄子郚侯呂台為呂王割齊之濟南郡
為呂王奉邑明年哀王弟章入宿衛於漢高后封為朱

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高后七年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是歲趙幽王友幽死于邸三趙王既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乃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

意章曰深耕概

音冀

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

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

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

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自是後諸呂憚章雖

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

為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

欲為亂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

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東牟欲從中與大臣為內應以

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聞此計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兵入衛王宮魏勃給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勃既將以兵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給琅邪王劉澤曰呂氏為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

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
事齊王不敢離兵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
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為然迺馳
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
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
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也推本言之大王高皇
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
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

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
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王遺諸
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薨惠帝使
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
呂擅廢帝更立又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
國為四忠臣進諫上或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
未能治天下固待大臣諸侯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
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今天下宗廟以危寡人帥兵

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遣大將軍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舉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人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屯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章首先斬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訪以呂氏

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
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為長以子
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代王而遣章
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
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曰失火之
家豈暇先言丈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
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孰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
人耳何能為乎乃罷勃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勃

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埽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為物而司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壹為參御言事參以為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為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薨哀王嗣勃用事重於相齊王既罷兵歸而代王立是為孝文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予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東牟各二千戶

黃金千斤是歲齊哀王薨子文王則嗣十四年薨無子
國除城陽景王章孝文二年以朱虛侯與東牟侯興居
俱立二年薨子共王喜嗣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五年
復還王城陽凡立三十四年薨子頃王延嗣二十六年
薨子敬王義嗣九年薨子惠王武嗣十一年薨子荒王
順嗣四十六年薨子戴王恢嗣八年薨子孝王景嗣二
十四年薨子哀王雲嗣一年薨無子國絕成帝復立雲
兄理為城陽王王莽時絕濟北王興居初以東牟侯與

大臣共立文帝於代邸曰誅呂氏臣無功請與太僕滕公俱入清宮遂將少帝出迎皇帝入宮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意以自失職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大入邊漢多發兵丞相灌嬰將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興居以為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虜濟北

王王自殺國除文帝憫濟北王逆亂以自滅明年盡封
悼惠王諸子罷軍等七人為列侯至十五年齊文王又
薨無子時悼惠王後尚有城陽王在文帝憐悼惠王適
嗣之絕於是乃分齊為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
侯見在者六人為王齊孝王將閭以楊虛侯立濟北王
志以安都侯立菑川王賢以武城侯立膠東王雄渠以
白石侯立膠西王卬以平昌侯立濟南王辟光以勃音
侯立孝文十六年六王同日俱立立十一年孝景三年

吳楚反膠東膠西菑川濟南王皆發兵應吳楚欲與齊
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齊王使路中大
夫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
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
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
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
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
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

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
三國會漢將藥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擊破三國兵解齊
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孝王懼飲
藥自殺而膠東膠西濟南菑川王皆伏誅國除獨濟北
王在齊孝王之自殺也景帝聞之以為齊首善以迫劫
有謀非其罪也召立孝王太子壽是為懿王續齊後二
十三年薨子厲王次昌嗣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
紀氏女為王后王不愛紀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

紀翁主入王宮正其後宮無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

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皇

太后有愛女曰修成君非劉氏子

皇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女

太后憐

之修成君有女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

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大喜使甲之齊時主父偃

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

得充王後宮甲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怒曰王有后後

宮備具且甲齊貧人及為宦者入事漢初無補益乃欲

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甲大窮
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事有所害恐如燕王燕
王者與其子昆弟姦坐死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毋復
言嫁女齊事事寢淫聞於上主父偃由此與齊有隙偃
方幸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鉅
於長安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
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及吳楚時孝王幾為亂
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武帝拜偃為齊相且正其事

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辭及
王王年少懼以罪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是時趙王
懼主父偃壹出敗齊恐其漸疏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
及輕重之短天子亦因囚偃公孫弘曰齊王以憂死無
後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偃遂坐誅厲王立五年國
除濟北王志吳楚反時初亦與通謀後堅守不發兵故
得不誅徙王菑川元朔中齊國絕悼惠王後唯有二國
城陽菑川菑川地比齊武帝為悼惠王冢園在齊迺割

臨菑東園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令奉祭祀志立
三十五年薨是為懿王子靖王建嗣二十年薨子頃王
遺嗣三十五年薨子思王終古嗣五鳳中青州刺史奏
終古使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婢姦終古或參與被席
或白晝使羸伏犬馬交接終古親臨觀產子輒曰亂不
可知使去其子事下丞相御史奏終古位諸侯王以令
置八子秩比六百石所以廣嗣重祖也而終古禽獸行
亂君臣夫婦之別悖逆人倫請逮捕有詔削四縣二十

八年薨子考王尚嗣五年薨子孝王橫嗣三十一年薨子懷王交嗣六年薨子永嗣王莽時絕

趙隱王如意九年立四年高祖崩呂太后徵王到長安
鳩殺之無子絕

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為淮陽王趙隱王如意死孝惠元年徙友王趙凡立十四年友以諸呂女為后不愛愛他姬諸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曰王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

見令衛圍守之不得食其羣臣或竊饋之輒捕論之趙
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脇王侯兮彊授我
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
忠臣兮何故棄國自快中野兮蒼天與直于嗟不可悔
兮寧早自賊為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
報仇遂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高后崩孝文即位立幽
王子遂為趙王二年有司請立皇子為王上曰趙幽王
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

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皆可王於是取

趙之河間立辟彊是為河間文王文王立十三年薨子

哀王福嗣一年薨無子國除趙王遂立二十六年孝景

時鼂錯以過削趙常山郡諸侯怨吳楚反遂與合謀起

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德悍發兵往其

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和漢使曲周侯酈

寄擊之趙王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匈奴聞之亦

不肯入邊爰布自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

自殺國除景帝憐趙相內史守正死皆封其子為列侯
趙共王恢十一年梁王彭越誅立恢為梁王十六年趙
幽王死呂后徙恢王趙恢心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為趙
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也內擅權微司趙王王不得自
恣王有愛姬王后鳩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
之王悲思六月自殺太后聞之以為用婦人故自殺無
思奉宗廟禮廢其嗣

燕靈王建十一年燕王盧綰亡入匈奴明年立建為燕

王十五年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絕後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帝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美人幸而有身趙王不敢內宮為築外宮舍之及貫高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子吏以聞上方怒趙王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妒不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呂

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真定厲王母家縣也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擊滅布即立子長為淮南王王早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侯不敢發及孝文初即位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棄金椎椎之命從者刑之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

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毋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
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
謹為天下討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為
親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
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
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文帝重自切責之時帝舅薄昭
為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竊聞大王剛
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

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
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
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
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
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
自置相二千石皇帝翫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
欲屬國為布衣守冢真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
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

德今乃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

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
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
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
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
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
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
遷其母以安秦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舉
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

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為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

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
未嘗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辜
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
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
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王得書不
說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竒謀
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迺
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史

大夫事與宗正廷尉雜奏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儼天子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與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當得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與蒲棘侯太子竒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事覺長安尉竒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簡忌謀殺以閉口為棺槨衣衾葬之肥陵謾吏曰不知

安在又陽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葬此下及長身自
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亡命棄市
詐捕命者以除罪擅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以上十四
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
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
者賜棗脯長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
淮南吏卒擊之陛下遣使齎帛五十匹以賜吏卒勞苦
者長不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王織上書獻璧帛

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

忌即上簡忌也

吏請詔治忌長不遣

謾曰忌病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

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

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

勿王有司奏請處蜀郡嚴道卹遣其子子母從居縣

為築蓋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炊食器席蓐制曰食

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

居於是盡誅所與謀者乃遣長載以輜車令縣次傳爰

盜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為置嚴相傳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乃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爰盜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盜曰淮南王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奈何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

封餽侍者皆棄市廼以列侯禮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孝文八年憐淮南王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陽周侯子良為東城侯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為我貪淮南地邪乃徙城陽侯王淮南王故地而追尊諡淮南王為厲王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

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夭乃徙淮南王喜復
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王淮南王故地三分之阜陵
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賜為廬江
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
至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
王廼屬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
城侯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
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

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迺勞苦之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及薨遂賜諡為貞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徙為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瑟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至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

等視草乃遣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
為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
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安初入朝
雅善太尉武安侯蚡蚡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
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
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其羣臣
賓客江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
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

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游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陵慧有口王愛陵多予金錢為中訶長安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后荼愛幸生子遷為太子取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太子妃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迺與太子謀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內終不近妃妃

求去王迺上書謝歸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擅國權奪
民田宅妄致繫人太子學用劍自以為人莫及聞郎中
雷被巧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
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
被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
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
后計欲毋遣太子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會有詔
即訊太子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敬王

請相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從迹連王
王使人候司漢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遷
謀曰漢使即逮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
者即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迺舉兵未晚也
是時上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王視漢中
尉顏色和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還以聞
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闕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
明詔當棄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

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
王王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
之迺與太子謀如前計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
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寡人甚耻之為反謀益甚
諸侯使者道長安來為妄言言上無男即喜言漢廷治
有男即怒以為妄言非也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
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宫車即晏駕大臣必徵膠
東王不即常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帝

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
北面事豎子乎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不愛后與太子
遷皆不以為子兄數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
不省其父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淮南王有兩子一
子為太子而建父不得為侯陰結交欲害太子以其父
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管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
中尉乃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告太子陰事引建為徵
書既聞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是歲元朔六年也故

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
陰求淮南事而構之於弘弘迺疑淮南有畔逆計深探
其獄河南治建辭引太子及黨與初王數以舉兵謀問
伍被被常諫之以吳楚七國為效王引陳勝吳廣被復
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復
問被被為言發兵權變語在被傳於是王銳欲發乃令
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吏中二千
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欲

如伍被計使人偽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
即刺大將軍衛青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王欲發
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迺與伍被謀為失火宮中相
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南
方來呼言曰南越兵入欲因以發兵迺使人之廬江會
稽為求盜未決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
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
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

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計猶與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愈欲休即許太子太子自刑不殊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素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

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讓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有詐偽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印圖及他逆亡道事驗明白當伏法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當免

削爵為士伍毋得官為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以章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背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安自刑殺后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為九江郡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女無采少男孝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淮南衡山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入

朝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
彊榜服之內史以為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
內史治言王不直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為田有司
請逮治衡山王上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衡山王以
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縱
史王謀反事后乘舒死立徐來為后厥姬俱幸兩人相
如厥姬乃惡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殺太子母太
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刑傷之后

以此怨太子數惡之於王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客姦太子數以數讓之無采怒不與太子通后聞之即善遇無采及孝孝少失母附后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繫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后假母者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無采惡太子實不病自言有喜色王於是大怒欲廢太子而立弟孝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與孝亂以汚之欲并廢二子而以已

子廣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后飲太子太子前為壽因據后股求與臥后怒以告王王迺召欲縛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而立孝迺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彊食請上書即背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王迺自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宮中孝日益以親幸王竒孝材能迺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家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皆將養勸之王迺使孝客江

都人枚赫陳喜作輶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
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時畫計約束衡
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
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
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迺昆弟語除前隙約束反
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不朝迺使人上書請廢太
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嬴之長安上書言
衡山王與子謀逆言孝作兵車鍛矢與王御者姦至長

安未及上書即吏捕羸以淮南事繫王聞之恐其言國

陰事即上書告太子以為不道事下沛郡治元狩元年

冬有司捕求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孝家吏劾孝

首匿喜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反恐其發之聞律先

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羸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

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廷尉治事驗請逮捕衡山王

治上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

吏皆圍王宮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

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殺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
孝坐與王御婢姦及后徐來坐蠱前后乘舒及太子爽
坐告王父不孝皆棄市諸坐與王謀反者皆誅國除為
郡濟北貞王勃景帝四年徙徙二年因前王衡山凡十
四年薨子式王胡嗣五十四年薨子寬嗣十二年寬坐
與父式王后光姬孝兒姦詩人倫又祠祭祀詛上有司
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王王以刃自剄死國除為北安
縣屬泰山郡

通志卷七十八上



總校官庶吉士_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_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_臣勵世馨